

A vertical decorative elemen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complex network of interconnected nodes (small colored dots) and lines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A large, solid white circle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of this network.

主題

貝嶺◆著

與六變奏

貝嶺◆著

主題 與 變奏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980013 (83-20)

主題與變奏

著作 者：貝 嶺

發 行 人：張 明 弘

執 行 編 輯：羅 愛 萍

出 版 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185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三樓・電話／(02)3820613

發 行 組：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八二巷十九號・電話／(02)2257343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02)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04)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07)5210416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號

排 版 者：文匯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印 刷 者：祥新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元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 100 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 S B N 957-16-0334-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用愛去報應不幸

——序貝嶺詩選《主題與變奏》

洛夫

我與詩人貝嶺相識於空中。

一九八八年十月間，我首次返鄉探親，回程時途經深圳，某夜在賓館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對方的聲音清晰而溫婉，我們交談的話題以詩為焦點。我靜靜聆聽著他簡短的自我介紹，以及概述大陸現代詩歌的現況。當時我因在桂林失竊，旅行證件盡失，既不能過境香港，又不知何日始能返回台北，個人獨守賓館，坐困愁城，有著當年秦瓊落魄逆旅時的尷尬，孤寂鬱苦之情可想而知，幸得有這麼一通電話，使我的愁緒稍獲紓解。這個陌生而又及時帶來慰藉的聲音，就是來自當時任教於深圳大學的貝嶺。

一九八九年間，貝嶺隻身遊走美國，從此孤處異域，成了流亡詩人。這幾年內我們並無聯繫，後來他受聘為布朗大學的駐校作家，直到今年九月他應邀來台訪問，我們才有機會見面。貝嶺在台近二個月的停留期間，我曾介紹許多此地的詩人和作家與他相識。他在正式訪問結束後，便展開了一連串的私人活動；他參加詩歌朗頌會，座談會，以及頻繁的宴會與酬酢。他喜歡逛書局，連買帶贈，他由台灣運回美國的各類書籍多達二百餘冊。

貝嶺有其狷介執著的一面，也有他率性隨緣的一面，他具有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性情謙和，合作的意願頗強，沒有海外某些大陸流亡詩人那種毫無來由的傲慢與自大，在台期間他與

各階層的人士都能和諧相處。在某次宴會中，主人與他傾談文學與詩，相聚甚歡事後主動將他的詩作介紹給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他却囑我寫序，並很快送來了他詩稿的影印本。坦白說，這還是我初次較系統地讀到他的詩；細續之餘，雖不敢說我能完全進入他繆斯的堂奧，很準確地解讀他詩語的密碼，但從他那近乎獨語式的表述形式中，我聽到了一個受傷害靈魂的激情控訴，一個在曠野踽踽獨行的詩人悲涼的脚步聲，以及一種深沈而真摯的愛之呼喚，譬如他在《聽哲傾談》一詩中，就曾藉著哲人的話吐露出內心隱秘的信息：

你的言詞充斥不信
你信甚麼？
你的肉身充滿畏懼
你的靈魂畏懼什麼？
你自視爲人中英傑
你低下頭
你看看那些孤小無助
塗炭的生靈
他們就是你的自身
你要用心去感受
你要學會愛
用愛去接近

用愛去報應不幸

這不僅是哲人之言，更是一種宗教信念和宗教情懷的宣示。「用愛去報應不幸」，這決非說教者的游辭，一位未曾經歷大時代的悲苦，不能深刻體驗人生意義的詩人，是不可能寫出如此感人的詩句的。

貝嶺在給詩人孟浪的一封信中曾說：「寫詩是純粹私人性的一種勞作」。這顯然是西方式的寫作理念，在中國大陸，詩通常是政治運動中的旗幟、號角。在官方刊物上，詩是意識形態化的語言符咒，也是一種權力，或如貝嶺所說：「一尊不可撼動的神像……，我們都曾是這尊神像的奠基者」，而在民主牆上，地下刊物上，詩却成為一種反政治神話的迴響。在很長的一段悲涼歲月中，無論對統治者或被統治者而言，詩只具有工具性，而視寫詩為一種私人性的勞動，似乎是貝嶺來到美國後才有的新觀念。但事實又大謬不然；大陸年輕詩人自「朦朧詩」運動以來，不論詩的觀念，（尤其是對詩本質上的認知），或表現的策略與手法，都有著全新的改變。近年來，大陸「第三代」詩人又有了新的覺醒，他們不但認為詩的主體是個人生命意識的投射，同時也將寫詩的動機由個人激情的宣洩，轉移為對藝術性的追求，尤其在語言功能的探索上，做了過多的，甚至矯枉過正的實驗。

貝嶺的這個集子絕大部份是在大陸寫的，有些是一九八四年以前的舊作，而這些詩除了長詩「主題與變奏」和少數的短詩反應

4 主題與變奏

了他所經歷的那個暴風雨時代之外，其餘都是以現代詩手法表現內在複雜經驗的抒情詩。在這些作品中，儘管貝嶺使用的語言符號與台灣詩人所使用的有其習慣上的差異，但他對客觀事物的敏感，對現實世界的反思，以及透過意象所呈現的內心隱秘，換言之，即他詩的內在情感邏輯，我們都可找到探尋的踪跡，甚至我們可以在他詩中發現台灣現代詩人極為熟悉的精神背影，貝嶺流亡海外之後，除了原有的那股反抗情緒之外，更增添了一種由於精神異化而日漸滋長，日益擴大的孤絕感。這種與母體大地驟然割裂，與母體文化驟然隔絕所產生的失落感，台灣早期的現代詩人最能體味，而這種孤絕感和失落心態，也正是我在一九五九年開始創作的《石室之死亡》的中心主題和驅迫力量。在這部詩集再版的後記中，我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當時的現實環境極其惡劣，精神之苦悶難以言宣，一則因個人在戰亂中被迫遠離大陸母體，以一種飄萍的心情去面對一個陌生的環境，因而內心不時激起被遺棄的放逐感，再則由於當時海峽兩岸的政局不隱，個人與國家的前景不明，以致大陸來台的詩人普遍呈現疑惑不定，焦慮不安的精神狀態，於是探索內心苦悶之源，尋求精神壓力的紓解，企圖通過創作來建立存在的信心，便成了大多數詩人的創作動力，《石室之死亡》也就是在這一特殊的時空中孕育而成。

我相信這段話題頗能反應貝嶺和其他流亡詩人今天的處境與

精神狀態，諷刺的是，他們的歷史悲劇竟然成了四十年前另一群來台的中國流亡詩人的歷史悲劇的延讀；他們的詩，也如同台灣早期的現代詩，不僅是孤寂心靈的投影，也是對新舊時代交替時產生陣痛所激發的深刻反思。以貝嶺這一代詩人而言，在這樣彷徨無依的時空中，自我既非超人，又不甘為一個倖存者，或如貝嶺自己所說：只能做一個精神上的個人英雄主義者，追求一種悲劇性的存在。藉以對抗孤獨，征服絕望。然而，縱使包括貝嶺在內的這群流亡詩人自認是失敗者，孤獨者，介於異議份子與詩人之間的曖昧角色，一群歷史悲劇中的犧牲者，但他們決不是渾渾噩噩的自我迷失者，他們是清醒的，他們必將成為歷史的見證人。他們本身即是一部血淚交迸的歷史。



目錄

用愛去報應不幸
——序貝嶺詩選《主題與變奏》 洛夫

第一輯（1979年—1984年）

黃昏	1
生活	2
陽光，留在街頭	4
誤解	6
晨，遙望	7
觸動	9
感覺	10
挽	11
記憶	12
忍冬藤年年開放	13
智利的血流在大街上	16
印象	17
塑	18
致杰弗斯	20
太陽歌手	21
三月的漂泊	24
老人	25

第二輯（1985年—1988年）

沉默	26
逃避	27
畫面	28
虛	29
內向	30
愛	31
無題	32
緘口	33
爲夢留下爲時間	34
秋天的字句	35
冬天的字句	37
穿過黑夜的我最後的眼睛	39
一如既往	40
死亡是一個廢棄的事實	41
手藝	43
當時間像一匹倒下的馬	44
墓	45
哀悼	46
臉也有著被挫傷的莊嚴	47
我們的愛情	48
在愛中消亡	50
我已無言可告	53

從意志的高度遠眺	56
聽哲傾談	58
昂貴的聲音	61
夢	63
我用我的蒼老撫愛你	64
省	65
第三輯 (1990年—1991年)	
宿	67
紀念	69
主題與變奏	71
評論：	
一個時代的紀念	雪迪 76

黃昏

黃昏是無法訴說的
甚至難以微笑
水到來淚刮過
注成河流
大群的鷗鳥
它們閃電般姿勢的目光
逾越廣場
掠取大片的沈默

在風鑄成的創面裡
時間空洞又單調

2 主題與變奏

生 活

還是
那些等待
那些歡樂
那些永無休止的忙亂
還是
那些苦難
那些憂傷
那些形形色色的非難
還是
那些節奏
那些瘋狂
那些帶有印痕的幻想
還是
那些努力
那些反抗
那些沒有落腳點的登攀

第一輯 3

匍匐前進的路上
肩膀和肩膀磨擦著
發出光亮
為了不讓曠野溢滿落葉的荒涼
我們夜夜露宿在這塊土地上

4 主題與變奏

陽光，留在街頭

——仿《十一月女郎》

此時，正午的陽光照在柏油路上
微風向我吹來，已不清爽
不再是冬日，那西邊吹來的氣息
六月，太陽充沛的季節
我向大街的那一邊注視

我已不再純真
真的，不再純真

我們在第一個十字路口相遇
短短的對視
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那一瞥播下了等待的種子
我期待，我看見了莊重的影子
我的情人，如果你真是我的情人
你就應該等待，轉過身來等待
我要越過高高的，鋪在地上的人群

第一輯 5

跟在你的後面

跟著你，僅僅是跟著你

我要在你的後面走過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十字路口

走過整個絕望的夏天

我已不再純真

真的，不再純真

6 主題與變奏

誤解

忽略了以往的情節

在一個無須標明方向的地點

燈滅了

瞬間的夜

我被精心雕刻在閃光之間

歡樂，或者痛苦

正是在這個時刻

被人誤解